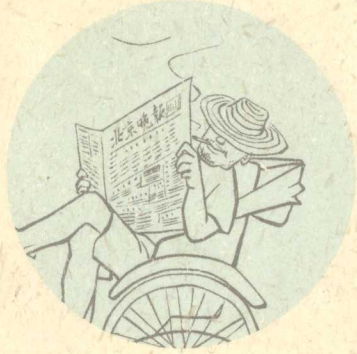




丁聰圖集



ILLUSTRATIONS
BY
DING CONG



J228.5
95



丁聰
插圖集



ILLUSTRATIONS
BY
DING CONG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聪插图集》 / 丁聪绘.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8.6

ISBN 978-7-108-02859-4

I. 聪… II. 丁… III. 插图-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169674号

《丁聪插图集》

责任编辑 张琳

封扉设计 朴实

封面题字 黄苗子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6月北京第1版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24 印张 7.75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三	茅 盾：读丁聪的《阿 Q 正传》故事画 (代序一)		
六	胡絮青：《四世同堂》和丁聪的插图 (代序二)		
八	丁 聪：我为文学作品画插图 (代序三)		
一〇	鲁 迅：《阿 Q 正传》	五四	《牛天赐传》
三四	《采薇》	六九	《二马》
三四	《铸剑》	七五	《老张的哲学》
三四	《伤逝》	八四	陶行知：《儿歌》
三四	《明天》	九〇	龚之方：《北京小事记》
三四	《弟兄》	一一六	王 莹：《宝姑》
三五	《祥林嫂》	一二二	新风霞：《新风霞回忆录》
三五	《在酒楼上》	一三二	汪曾祺：《安乐居》
三五	《白光》	一三五	张国风：《儒林外史的人间—— 浮世画廊》
三六	茅 盾：《腐蚀》		
四一	老 舍：《骆驼祥子》		
四二	《四世同堂》		
			《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
		一五一	郭沫若：《歧路》
		一五二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
		一五三	冰 心：《分》
		一五四	许地山：《春桃》
		一五五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五六	茅 盾：《林家铺子》

- 一五七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 一五八 张天翼：《华威先生》
- 一六一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 一六二 艾芜：《石青嫂子》
- 一六三 叶紫：《丰收》
- 一六四 巴金：《月夜》
- 一六五 老舍：《月牙儿》
- 一六六 沈从文：《丈夫》
- 一六七 萧红：《手》
- 一六八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居京琐记》

- 一六九 萧乾：《泡》
- 一六九 冯至：《乐趣与没趣》
- 一七〇 臧克家：《我和孩子》
- 一七〇 卞之琳：《漏室鸣》
- 一七一 叶君健：《医生》
- 一七一 阳翰笙：《〈草莽英雄〉四十年》

- 一七二 常书鸿：《毫墓之年话北京》
- 一七二 冯亦代：《不速之客与电话铃》
- 一七三 董乐山：《问路》
- 一七三 谢添：《忽然发现了新玩具》
- 一七四 吴冠中：《投宿》
- 一七四 骆宾基：《谈谈出租汽车》
- 一七四 吴祖光：《洗衣记》
- 一七五 林斤澜：《收信》
- 一七五 周汝昌：《救救胡同》
- 一七六 李泽厚：《地坛》
- 一七六 邵燕祥：《仲夏夜无梦》

附录：

- 一七七 景宋：序丁聪《阿Q正传插画》
- 一七八 吴祖光：序丁聪为《阿Q正传》画插图
- 一八〇 黄苗子：《阿Q正传插画》跋
- 一八一 丁聪：《阿Q正传》插图重印小记
- 一八三 丁聪：我为老舍画插图

茅 盾：

【读丁聪的《阿Q正传》故事画】

（代序一）

认识丁聪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四个月。那时候，一个小型的半月刊《笔谈》正待出版，而丁聪兄刚巧也到了香港。我们一听到“小丁”来了，立刻就想拉他来担任《笔谈》的“美术设计”。承蒙他慨然允诺，于是在八月初旬某一天的傍晚——晚报上正以大字标题报告苏联红军且战且退，而北非战事亦颇严重的时候，在皇后道的某“状师大楼”（《笔谈》社在这里挂得有一块招牌的），我第一次会见了“小丁”；这以前，我是只在他的作品中想象他的丰采，我把我向来见过的艺术家的仪表，长而且乱头发，苍白脸，乃至大领结，来想象未识面的“小丁”，这可完完全全失败了。“小丁”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运动员。直到现在，我每逢读到小丁的画，我眼前便跳出一个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

《笔谈》如果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其中之一

便是我们这位“美术设计”的专员。除了一般的设计外，他又常为重要的文章特绘插图。当时铸版印刷等等条件还都方便，我们颇有意将这小型刊物妆点得漂亮些，因为据说这也是当时南洋的大多数读者——看惯了美国风刊物的读者，所喜欢的。

然而当时我们竟不曾想到应该让小丁来一个大展天才的机会——来一个连载的故事图，比方说，图画的《阿Q正传》。

十八天的战争，香港沦陷。又十有四日，我们从这血腥的孤岛逃回祖国。中途在某处略歇，我又看见了小丁；原来他刚巧也是走了同一条路。那时，他的运动健将似的丰采，他的天真而快乐的容颜，至今仍留在我脑海。

这已经有了两个年头了。小丁在此两年中，不曾放下了他的画笔。虽然大后方的困难到极点的铸版印刷的条件好像画家们除了开画展便没

《阿Q正传》

有用武之地似的，小丁却战胜了这一切的困难；我们现在又幸运地读到了他的图画的《阿Q正传》。

我看过了不同的作家所改编，不同的剧团和演员所演出的舞台上的《阿Q正传》。当然，他们所表演的，只是一个阿Q——鲁迅创造的不朽的典型人物；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在舞台上出现的阿Q却不止一个。甚至同一改编的剧本由不同的演员来演出时，那阿Q也会是颇不相同的。然而这不是说，除了鲁迅笔下的阿Q，舞台上又有了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阿Q了；舞台上的阿Q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不全，不是整个的阿Q而是某一特点虽然颇为显著而其他的特点却又觉得不够鲜明的翻版的阿Q。所以然之故，我以为还在阿Q这典型是那样的复杂而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使人憎而又使人爱，要想整个地把握到而用艺术的另一形式再现出

来，怕不是一蹴可就的。

对于图画的《阿Q正传》，我也有同样的感想：我读过两种以上的图画的《阿Q正传》，觉得画家主观的看阿Q时所取的角度往往会成功了不同的画面——完全不同的气氛，不光是阿Q的表情姿态之不同。正好像舞台上的阿Q有使人只感到滑稽可笑，或者寿头寿脑，而看不到阿Q性格中的悲剧的素质。

因此，我相信图画的《阿Q正传》也正该是方兴未艾。画家们画的是《阿Q正传》，然而倒是各个画家的个性借阿Q而画出来了。在这意义上，阿Q倒成了一面镜子！小丁的图画的《阿Q正传》无疑地还不能作为定论的阿Q的画像，然而他在已有的若干图画的《阿Q正传》中投上了一道清新有力的光芒，却也是不能否认的事。

在我这外行人看来，小丁的《阿Q正传》

故事画一方面表现了他个人的个性，又一方面他是打算表现出《阿Q正传》的整个气氛来的。构图的大胆而活泼，叫人想起小丁的全部丰采。二十四幅画，从头到底，给人的感觉是阴森而沉重的。这一感觉，我在读到其他的阿Q画传时，不曾有过。我是以为阴森沉重比之轻松滑稽为更能近于鲁迅原作的精神的。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小丁是怎样努力打算将《阿Q正传》的整个的气氛表现出来了。

然而小丁不曾画阿Q。小丁的心目中该也有他的一个阿Q赫然存在，可是他简直未曾企图把他画出来。二十四幅画中，都有阿Q，那是事实；然而这些都只是故事发展中的阿Q而不是阿Q的画像。我以为这是小丁故意不画。这是因为他能够整个地理解到阿Q这典型人物之复杂与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他觉得与其画一个不全的，歪曲的，毋宁付缺。就画而论，这

当然是美中不足，然而小丁的对于《阿Q正传》的忠实，他的艺术家的态度之严肃，我们是能够谅解而且深致赞美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丁会满足我们这失望。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不但小丁觉得他心目中的阿Q已经成熟到可以借线条表现于纸上，而且我们铸版印刷的技术条件也会改善，我们可以用珂罗版来印画家的作品，如同在战前一般了。

四月十九日唐家沱

（选自《阿Q正传插画》，

群益出版社 1945 年 2 月版）

胡絮青：

【《四世同堂》和丁聪的插图】

(代序二)

丁聪同志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作了二十幅插图，使这部作品的出版格外显得庄重和喜庆。

丁聪同志是重庆时代老舍的老朋友，三十多年前赵家璧同志曾请求过丁聪为《四世同堂》插图。丁聪同志当时非常抱歉地说：“这可把我难住了，我爱这本书，我愿意画它，可是我没到过北京，我怕搞不好……”

丁聪是个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的插图与众不同，人物性格特别突出，读者一眼就能认出，插图中的人物是书里的哪一位。他近几年的画尤其出色。

我记得，“四人帮”刚打倒不久，有一天丁聪同志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来，由包里掏出厚厚一叠画稿，他神秘地说：“我给你看一件东西。”打开包一看，是鲁迅小说插图。当时，丁聪还没“解放”，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早已拿起了画笔，

这个画稿就是他搁笔十多年后的第一个作品。

鲁迅小说插图使我惊呆了，丁聪十年没画了，却一下子拿出了如此精彩的作品。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有几个十年啊！丢掉十年是何等的令人沮丧。但这十年对丁聪，并不像“四人帮”所希望的那样，它并不是空白。这十年，丁聪的创作欲望像地下的岩浆那样，被压得深深的，但是炽热，一旦迸发出来，是个火山大爆发，是多么壮观，那么令人震惊。我当场请他给我复制一套，我要为他当个义务宣传员，因为当时，这套插图还暂时不能出版。但是，我们充满了信心：这套插图不久就会和广大读者见面。不出所料，没过多久，插图出版了，而且得了满堂好，茅盾先生为它题了词。

老舍追悼会前，画家用他特殊的方法表达了对亡友的哀悼，丁聪送来了一幅和真人大小一样的老舍头像。追悼会那天，好心的朋友把它挂在

了会堂的入口处，下面挂着路易·艾黎的诗篇。

去年《骆驼祥子》再版的时候，丁聪同志为它画了一套插图，得到了出版界和读者的好评，荣获了插图奖。这次《四世同堂》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书，我首先想到了丁聪同志的插图。丁聪爽快地答应了。他风趣地说，他现在已经是“老北京”了，老舍三十多年的愿望这次可以得到满足了。

丁聪同志工作起来颇有点拼命的劲头，他冒着酷暑，一口气重新念完了《四世同堂》，一个月之后，就带来二十幅底稿。

丁聪的画，笔调简明，没有多余的笔道，稍微有点夸张，近乎漫画的格调，可是，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动。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忠厚或者泼辣刻画得非常逼真。我不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该怎么用，但是，我觉得，丁聪的插图浪漫，是一种高度形象和抽象的混合物。是专门的一派。

我还喜欢丁聪插图的布局和意境。他的插图有厚度，耐看，像品茶一样，愈看愈有味，愈看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丁聪的人物颇有点京戏脸谱的味道，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插图的民族风格。

一部好小说，配上若干幅好插图，更能生色不少，这是大家知道的道理，因为自古以来，文学和美术就是天生的一对。我赞成丁聪在插图上所做的努力。插图本来好像只有当配角的资格，可是好的插图也能独立地给人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四世同堂》里面某些人物的品德和处世哲学，至今还很常见，不信，你周围的人当中就有，你要留神啊！

1979年9月于北京

丁 聪：

【我为文学作品画插图】

(代序三)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我，一个漫画家，怎么会为众多的文学作品画插图呢？

早年，因战乱，报刊出版条件较差，故我不画漫画而转向画插图。我的第一本插图集就是当年发表在成都《华西晚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插画。这组画是由老刻工胥叔平刻在木版上付印的，后集合而在国内外出过多种单行本，前几年还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中间相隔已达五十年。

解放后，主要是“反右”后，人们被一个接一个运动搞得胆战心惊，特别是文化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当运动过后，我被允许重新拿起画笔时，已不敢再涉及任何政治性的漫画。画幽默画不是我所好，而我又有强烈的绘画冲动。画什么呢？最好找一个远离当前政治的内容。纯文学作品是个避风港，但还要选一个保险的作

家，想来思去，只有鲁迅最合适。因此在允许我画画儿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又是鲁迅的小说插图。

我画这组画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我还未解放，在美术馆展厅里干着挂画、写标签的工作，利用工余偷偷用废标签卡片的背面画下了这组画的初稿。因每天要上下班，没时间画正式的作品。一次，去医院体检，查出血压偏高，医生让我休息一周。我从来不生病，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知道原来生病可以休息！我就利用休息的一周把卡片上的草稿画成正式稿，一周时间病假结束，我只画了一半，怎么办？再去医院，又给了一周病假，两周时间，我画完了这组插图，就又去正常上班。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听说我画了这套画，就拿去出版了。

之后，老舍夫人胡絮青找我，希望我为《四世同堂》插画。这里还有个小故事：早在抗日

战争结束时，老舍先生就提出要我为上海出版的《四世同堂》插图。我因从未去过“北平”，对那里的风俗人情不了解，就婉拒了。没想到几十年后，老舍夫人仍要求我画，她说，你已经在北京住了这么久，该可以画了吧？看来，我和《四世同堂》真是有一种掰不开的“缘分”！从《四世同堂》开始，一本接一本，我画了一系列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牛天赐传》、《二马》、《老张的哲学》等。

因为画了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人们就认为我对画老北京风俗很在行，于是天桥人物、茶馆、钟鼓楼等题材接连而至。

画插图比较保险也只是相对而言，记得当时曾有人约我画茅盾先生的《腐蚀》，当我画完草稿后，社会上空气又开始紧张起来，有人提出，这本书是美化特务，当然就不能出版了。所以，至今《腐蚀》的插图仍是草稿。

粉碎“四人帮”后三年，组织上给我平了反。但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对画漫画仍存有余悸，但又想画画儿，只好另辟新径选择了插图。我不仅为长篇小说插图，也为短篇小说、散文插图，甚至还画了大批的童话、神话、成语故事、笑话等。汪曾祺描写小酒馆人物的《安乐居》就是那个时期画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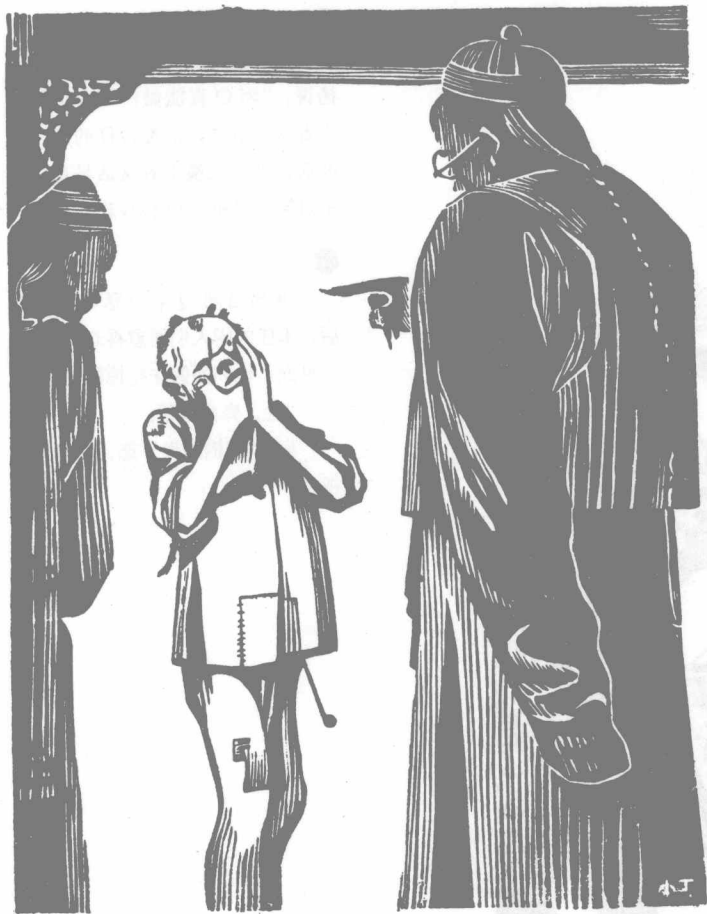
近些年来，我又和陈四益合作，为带有漫画味的《新百喻》、《唐诗别解》、《诗画话》等配图。

插图在我整个作品中占的比重较大，但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我钟情的仍是漫画。

（选自《丁聪——漫画·插图·素描·速写·肖像·设计集》）

|| 鲁迅：《阿Q正传》（胥叔平雕版）





①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2

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

3

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唉，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④

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⑤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